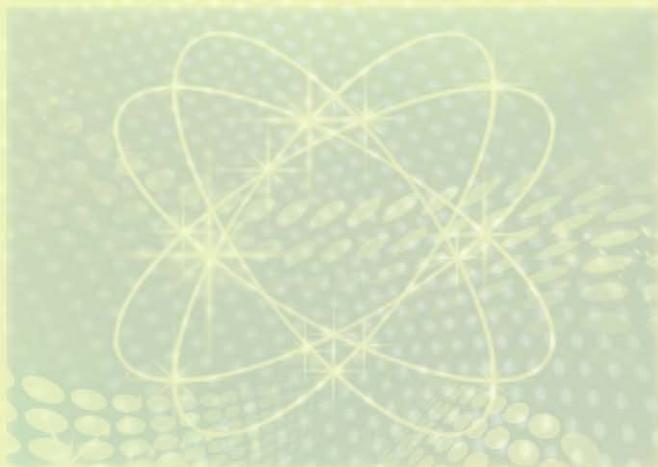


被遗忘的世界名著

# 绿山墙的安妮

蒙哥玛利 著  
崔海利 编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 / (加) 蒙哥玛利 著; 崔海利 编译.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0. 8 (2009. 4 重印)

(被遗忘的世界名著)

ISBN 978-7-80094-898-5

I. 绿… II. ①蒙…②崔… III. 中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0846 号

书名绿山墙的安妮

著者蒙哥玛利

责任编辑门书文

封面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邮编 100009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920/32

印张 200

字数 450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总定价 396.00 元 (全 20 册)

## 前言

《绿山墙的安妮》是一部最甜蜜的描写儿童生活的小说，一本让两位英国首相都为之着迷的美妙故事，一本让家长、老师和孩子都能从中获得感悟的心灵读物，一份纪念中国与加拿大建交 35 周年的文化交流精品。加拿大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玛丽以清晰流畅、生动幽默的笔触，讲述了纯真善良、热爱生活的女主人公小安妮，自幼失去父母，在朋友和老师的关爱中没被生活的困难所挫败的感人故事。该书问世至今被翻译成 50 多种文字，持续发行 5000 多万册，是一本世界公认的文学经典。

小安妮天真热情，满脑子都是浪漫的想象。在她的想象中，顽皮的小溪在冰雪覆盖下欢笑；如果玫瑰会说话，一定会给我们讲很多有趣的故事；她还把自己的影子和回声想像成两个知心朋友，向她们诉说心事……

然而，由于酷爱想象以及“爱美之心”，安妮给自己惹来了一连串的麻烦，她不断地闯祸，也不断改正错误。在朋友、家人和老师的关爱中，小孤女安妮渐渐变成了绿山墙里快乐成长的小主人。

作者的文字清新流畅，生动幽默，以细腻的笔触来描写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情感变化，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马修和玛丽拉兄妹对安妮发自肺腑的疼爱和无私的付出，感人至深，而安妮纯真善良、热爱生活、坚强乐观的形象更让人掩卷难忘。

# 目 录

第一章 雷切尔太太的惊讶 .....	1
第二章 马修·卡斯伯特的惊讶 .....	8
第三章 玛莉拉·卡斯伯特的惊讶.....	21
第四章 绿山墙的清晨 .....	28
第五章 安妮的历史 .....	34
第六章 玛莉拉下定了决心.....	39
第七章 安妮的祷告 .....	44
第八章 收养安妮开始了.....	47
第九章 雷切尔·林德太太吓坏了.....	55
第十章 安妮的道歉 .....	62
第十一章 安妮对周日学校的印象.....	69
第十二章 庄严的宣誓 .....	74
第十三章 期待的喜悦 .....	80
第十四章 安妮的招供 .....	85
第十五章 学校的骚乱 .....	94
第十六章 和戴安娜喝茶的悲剧性结局.....	108
第十七章 生活的新情趣.....	118
第十八章 营救.....	124
第十九章 音乐会、灾难与招供 .....	133
第二十章 好事变坏 .....	145
第二十一章 新调味料 .....	151
第二十二章 请安妮喝茶.....	161
第二十三章 光荣的悲伤.....	165

第二十四章 斯苔丝小姐和学生们参加音乐会.....	171
第二十五章 马修坚持要灯笼袖 .....	175
第二十六章 故事俱乐部成立了 .....	185
第二十七章 虚荣与烦恼.....	192
第二十八章 不幸的百合姑娘.....	199
第二十九章 安妮生活中的新纪元.....	207
第三十章 奎恩班开课了.....	215
第三十一章 小溪和山谷交汇的地方.....	225
第三十二章 通过名单公布了 .....	231
第三十三章 酒店音乐会.....	239
第三十四章 奎恩女孩 .....	248
第三十五章 奎恩之冬 .....	255
第三十六章 梦想与光荣.....	259
第三十七章 名叫死亡的收割者 .....	264
第三十八章 曲折的道路.....	271
附录：《绿山墙的安妮》导读.....	279

## 第一章 雷切尔太太的惊讶

雷切尔·林德太太安居在安维利大道没入山谷的地方，两边长满着如女士耳环般的桤树，一条小溪潺潺流过。这条小溪的尽头远在老卡斯伯特家那儿的树林里，小溪的上游相当奇妙，它携着灰暗的池塘和瀑布各种各样的奥妙向前奔流，流过树林，可是到了林德家这儿的山谷时，然而改变了安静乖巧的细流，好像它知道，若是不适当留心庄重与文明的话，是逃不过林德家门口的。可能它也知道雷切尔太太正坐在窗口，敏锐的眼神凝望着任何路过的东西，从溪流到出现的孩童。若是让她看见了啥稀奇事儿，她不像狩猎一样搜索出其中的究竟来是绝不会安心的。

安维利反反复复的人很多，谁如果特别留心邻人的事，往往会忽视了自己的事情，但雷切尔太太有两者兼顾的能力。她是个十分好的家庭主妇，主持着为慈善事业在一定时间内举行的妇女缝纫小组，帮着打理周日学校，并且还是教区救助会和对外传教辅助团最积极的赞成者——就是有这么多事情，雷切尔太太仍然有足够的时间坐在她厨房的窗户边缝被子。安维利的家庭主妇们时常用敬畏的声音说，她缝了十六条被子，而且还分分秒秒注意着贯穿山谷、环绕着陡峭红山的大路。安维利光荣落于一个三角形的半岛上，这个半岛向外突出，一直深入到劳伦斯海湾，两边都是海水，无论谁想出去或者进来的人都得经过这条山路，因此，他们就完全逃脱不了雷切尔太太锐利目光的交叉射击。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她总是坐在那儿。太阳明亮温柔的光线洒进窗户，房子下面斜坡上的果园染着新娘般的红晕，还有白色的花朵和成群结队的嗡嗡叫的蜜蜂。托马斯·林德——一个温顺的小个子男

人，安维利人都叫他雷切尔·林德的丈夫，刚好在马棚那边的田里播洒他的芜菁，马修·卡斯伯特也应该在绿山墙上方的大红溪播种。雷切尔太太了解这事儿是由于她听见马修前一天晚上在威廉·布莱尔的小店里告诉彼得·莫里森的，他说明天下午他要播种子了。当然，是由于彼得问他的，马修从来也没有心甘情愿地告诉过别人他自己的生活状况。

但马修·卡斯伯特却来这儿了，如今是忙碌的下午三点半，他宁静地驾着车子驶过山谷上了山。他戴了白领子，穿着他十分漂亮的一套衣服，这相当明显地证明——他要出安维利，他的那辆旧马车，还有他的母马，也都表示着他要走的距离不会太远，现在的问题是他要到哪里去？为什么？

假如安维利的任何别的人，雷切尔太太会把所有的迹象联系起来，大概这两个问题就有了巧妙的结论，但马修却是个出门很少的人，那么，肯定是有件事情。而且，他是那种害羞的人，他厌烦身处陌生人之间，或到需要他说话的地方去。马修，整理得那么漂亮，佩戴着白领子，驾着马车，这不是一件寻常的事。雷切尔太太拼命地想，却怎么也想不清楚。她一个下午的快乐就给这事毁灭了。

“茶喝完之后，我可以走到绿山墙去，问问玛莉拉他到哪儿去了，做什么去了，”让人尊敬的女士最后下定了决心，“他在这种时候很少进城的，况且从不访客，要是芜菁种子用完了，他不可能穿戴得那么整齐，并且还驾着马车去，驾车的速度又不像是去找医生，一定是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必须出门。要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的心是不能平静一分钟的。”

于是，喝完了茶，雷切尔太太出门了。路并不算远，马修住的那幢果树围绕着的 irregular 的大房子从林德家那条大路走去只有一英里，

是个足迹很少的地方。当然了，弯曲的小路拉长了路程。马修·卡斯伯特的爸爸和他一样羞怯、沉默。在他建立这份家业时，他尽力地把它建在远离伙伴而又没有缩到树林里去的地方，绿山墙就位于在他清除出来的那块地方的边角上，从大路那儿基本上看不见。安维利的其他房子一般来说都建筑在大路两边，这样才能够和社交生活，雷切尔太太认为住在绿山墙完全就不能称之为生活。

“仅仅是待着罢了，就是这样子的。”她沿着深深的车辙前行，绿色的小路两边镶着野玫瑰丛，她想，“难怪马修和玛莉拉都有点奇怪，住在这个地方，天知道他们是不是认为有自己就足够了，树又不是什么伙伴，相比之下我宁愿看着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很满足，然而我想，或者是他们已经习惯这样子。人是可以适应种种生活的，尤其像爱尔兰人说的，能适应被吊死。”

雷切尔太太步入了绿山墙的后园，那是个十分洁净、整齐的园子，一边是巨大的柳树，另一边是伦巴第，看不见一根飘散的树枝，也没有一块乱糟糟的石头，和以前一样，并没有什么转变。她心底明白，玛莉拉打扫院子和她清扫房间一样经常。这儿干净得可以在地上吃饭，完全不会吃进去一丁点儿灰尘。

雷切尔太太用力敲了敲厨房的门，然后进去了。绿山墙的厨房是个让人开心的地方，或者说看上去有几分像从用过的客厅一样，原本是个让人愉快的地方。它的窗户面向东面和西面，从西面的窗户看去就是后园，温柔的六月阳光如潮水般流泻而下。从东面的那扇窗子，你可以看到开着白花的樱桃树在左边的果园里摇摇欲掉，山谷下的溪畔是瘦弱的白桦，被乱七八糟生长的蔓生植物渲染成大片的绿色。玛莉拉就坐在那儿，她坐的样子好像对阳光有些怀疑似的，阳光

对她来说仿佛是一种左右摆动不负责任的东西，但它对世界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她现在就坐在那儿编织，身后的桌子上放着晚餐。

雷切尔太太在靠近门之前就早已留心过桌子上的所有东西，一共是三个盘子，那么玛莉拉一定是在等着马修和另一个人回来喝茶了，然而都是些日常的食物，一盘苹果酱，一盘蛋糕，如此来这个人并不是什么特别人物了。那么马修的白领子和母马呢？雷切尔太太被没有神秘感的静谧的绿山墙弄昏了头。

“下午好，雷切尔。”玛莉拉迅速地说，“真是美好的下午，你不坐下吗？你家里人还好吗？”

有些不清楚叫什么好的关系被叫做友情，这种关系在玛莉拉和雷切尔之间就拥有，即使她们并不算很熟悉。

玛莉拉很高很瘦的，有棱角没曲线，她的黑头发已经有几条灰白的条纹了，头发总是高高地盘在上面，后面打了个坚实的小结，上面横七竖八地别了两根线编的发卡。她看上去仿佛是那种眼界狭窄、具有僵硬规律的道德观的女人。她确实是的。除了她的嘴如果经过一点点培养，它就会显现出幽默感。

“我们都很好。”雷切尔回答说，“我倒有点儿担心你呢，我今天看见马修出去了。我认为是去医院，对不？”

玛莉拉的嘴唇宽容地动了一下，她认为雷切尔太太会来的，马修这样神采飞扬而又没有任何理由地出门，对她附近人的好奇心来说确实太过分了。

“噢，不是的。我昨天头相当疼，但今天很好。”她说，“马修去布莱特河了，我们从新斯科舍的孤儿院里收留了个小男孩，他今天晚上坐火车到。”

假设玛莉拉说马修是去布莱特河和一只袋鼠碰头了，雷切尔太太也没有这时更震惊，她像受了打击一样，有五秒钟不知所措，玛莉拉的模样不像是在说着玩，可是雷切尔太太差不多以为她是在开玩笑。

“玛莉拉，你是认真的吗？”她反应过来时间。

“当然啦。”玛莉拉说话的神情就像这件事仅仅是安维利有条不紊的农场在春播时的一件日常工作罢了，而不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革新。

雷切尔太太的神精遭遇了巨大的打击，她吃惊地想，一个男孩！那么多人，偏偏是马修收养了个男孩！从孤儿院里！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她责备地说。

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如此做，那么一定要遭到反对的。

“其实我们想了一段时间了，整个冬天都在考虑。”玛莉拉回答说，“亚历山大·斯宾塞太太圣诞节前来过这里，她说她春天时会回惠普顿的孤儿院里收留一个小女孩，她有个堂兄在那住。从那时到现在，我和马修就时时讨论这件事情。我们想要一个男孩子。这些年马修一直很劳累，你是知道的。他已经六十岁了，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有精神了，他的心脏病给他惹了不少烦恼，你也知道雇人来做多么让人失望，这儿除了那些愚蠢的半大不大的法国男孩以外就没有人。当你让他介入你的生活指导他干活时，他马上就跑到龙虾罐头厂，或者干脆到美国去了。开始马修提议要一个做家务的男孩，被我果断拒绝了。他们想当好，我的意思不是他们不好——但是我不要那些伦敦街的阿拉伯孩子，最起码得给我一个土生土长的。这是很危险的，不管我们要了谁都同样，但是若要了个加拿大孩子，我心里会痛快点儿，晚上也能睡得稍微香些。后来我们就决定让斯宾塞太太去领她的小女孩时为我们挑一个，昨天晚上我们听说她去了，我们让她在卡莫迪的

亲戚带话给她，叫她帮我们领一个十一岁的小男孩，伶俐好看一点儿的。我们觉得这种年龄相当不错了，对做些杂事来说呢，已经相当大了；而教育他呢，年龄也合适。我们想给他一个不错的家，让他拥有好的教育。今天我们接到了斯宾塞太太的电报，是送信的人从车站里带来的，说他们会坐五点三十分的火车来这里。因此马修就去布莱特河接他们了，斯宾塞太太把他送到这儿，紧接着一个人到白沙。”

雷切尔太太为自己常常讲真心话感到很自豪，她现在就要讲了，她要让自已的脑子适应一下这个震惊的消息。

“好吧，玛莉拉，我要真诚地告诉你，我认为你做了件蠢事——冒险的事，仅此而已。你不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你要把一个不熟悉的孩子领进家门，你对他一丁点儿也不熟识，也不知道他的性格，不知道他父母的事情，也完全不知道他会转换成什么样子。上个星期我才从报纸上看到，一对夫妻到孤儿院领了个孩子，然后他在晚上放火——成心放火，玛莉拉！差点就把他们在床上烧成焦炭。还有，我还了解另一个例子，一个领养的男孩吸生鸡蛋吃，这性格改不过来了。如果你在这件事上问我的意见——当然，你没有——玛莉拉，我会说上帝保佑，别想这种事了。”

这套约伯式的劝解仿佛并没有让玛莉拉生气，但也没让她提高警惕，她很平静地继续编织着。

“我不敢承认没有这种事，雷切尔。我自己也是有怀疑的，但马修对此相当执着，所以我就得妥协。马修很少对什么事情有个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对他让步是我的责任。至于说到风险，那么，在这世界上有什么事情不冒险呢？就是自己生的孩子也大概出这种事情，也不一定就十分好。”

“那好吧，我盼望这是件好事情。”雷切尔太太的语气明显地透露出她的怀疑，“如果他放火烧了绿山墙，或者在井里放毒的话，别说我没有提醒过你，我可是听说过在新不伦瑞克有个孤儿做此类的事，那一家人都死得很悲惨。不过，这件事是女孩子做的。”

“我们领的不是女孩，”玛莉拉反驳说，仿佛井里投毒完全是女孩子的事情，完全用不着操心男孩也会做，“我做梦都没想过要收养一个女孩子，我不知道斯宾塞太太为什么要领养个女孩子。”

雷切尔太太很想等到马修和他领来的孤儿回家的时候，然而考虑到他到家还至少需要两个小时，她下定决心要到罗伯特·贝尔家去讲讲这件事。这肯定是条绝无仅有的耸人听闻的消息。雷切尔太太热衷于这种惊天动地的感觉，所以她走了。玛莉拉松了口气——雷切尔太太的悲伤情绪辐射到了她，她认为自己的疑虑和恐惧又一次复苏了。

“哎呀，一切发生过或将要发生的情况啊，”雷切尔太太平安地离开小路后猛地感慨道，“真像做梦一样。我真替那孩子惋惜，马修和玛莉拉不懂得孩子的，他们希望他充满智慧，性情沉稳，他自己的爷爷，哦，要是他有过爷爷的话，这很值得怀疑。考虑考虑绿山墙要有个孩子真觉得怪，那儿一向没有过孩子，房子盖起来的时候马修和玛莉拉都已经长大了，如果他们自己也曾经是孩子，看他们那样子就不能确信他们以前也是孩子，我不能所有的事都替那孤儿考虑到，但是我很同情他，就是如此。”

雷切尔太太全心全意地对野玫瑰丛说着话，但如果她看见碰巧在这个时候，那个在布莱特河站耐心等待的人等来的孩子的话，她的哀叹声会更为深远。

## 第二章 马修·卡斯伯特的惊讶

马修·卡斯伯特和那头母马十分投机地组合着到了八英里远的布莱特河。那是条可爱的道路，两边都是温暖的农场，他们不时穿过阵阵香味的杉树林。山谷里李树悬挂着开放薄雾般的花朵，空气中溢满着苹果园香甜的气息，牧场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平线末梢——一片如珍珠般的紫色迷雾之中。小鸟的歌声欢快，仿佛今天是一年中惟的一个夏日似的。

马修装扮成这副模样赶着车，他觉得很高兴，除了碰见哪位女士必须和她们点头示意的时候。在爱德华岛上，你应该冲每一个你碰见的人点头，无论你认识不认识。

马修害怕除了玛莉拉和雷切尔以外的一切女人，他有种很不愉快的感觉，总认为这种神奇的生灵都在讥笑他。他这么想倒可能是对的，他看上去就是那种很奇怪的人，外形笨拙，长长的铁灰色头发都到他的驼背上了，质地多而软的棕色胡子从二十岁就有了，实际上，他二十岁和六十岁看上去基本一样，除了少些灰白色。

他到布莱特河站的那个时刻，那儿还没有任何火车要来的标志，他认为自己来得太早了，就把马拴在小布莱特河酒店的院子里，远远地走到了火车站。长长的站台像冷冻了一般，视力所到的地方，仅仅活着的生物就是个女孩子，她独自坐在另一头的高高堆起的鹅卵石上。马修看到女孩子就仿佛什么也没看见，他悄悄侧身迅速地走过她身边，看也没看她一眼。如果他看看她，他就会看到她紧张机械的脸满是等待。她坐在那里好像等待着什么人，坐着等是只能够做的事情了，她用全力以赴地坐着干等。

马修看见准备回家吃晚饭的站长正在锁票房的门，就问他：“五点半分的车是不是马上就会到了？”

“五点半分的车已经到站了，半小时之前就已经开走了。”开朗的官员说，“但是有个客人下来等你了，一个小姑娘，就坐在那儿呢。我叫她去女子候车室，但她认真地告诉我她甘心待在外面。‘这儿有更多的幻想的空间。’她说。她有点奇特，我得这么说。”

“我不是来等女孩子的，”马修迷茫了，“我是来等个男孩子的，斯宾塞太太把他从新斯科舍带过来的。”

站长吹起了口哨：“我想你是弄错了吧，斯宾塞太太和这个女孩下了车，托我看着她。她说你和你妹妹从孤儿院收留了这个孩子，你马上就到，这就是我了解的一切了。我可没在这旁边藏着更多的孤儿。”

“我不清楚。”马修无助地说。他真希望玛莉拉就在身旁，他可以帮他解决这种情况的。

“那就最好问一下这个女孩子，”站长心不在焉地说，“我敢说她会向你说明白的，她自己有说话的能力，这是肯定的。大概你要的那种货色的男孩子缺货吧。”

他走开了。不走运的马修饿着肚子，他不得不解决这种情况，而对他来说，这比处理一头在洞里的狮子还难——走向这女孩——陌生的女孩一定是个孤女，去问一下她。干吗不是个男孩子呢。马修心里低沉着，转过身慢吞吞地拖着脚步轻轻地走向她。

她从他经过的时候就一直在看他了，现在，她的眼神落在他身上。马修没有看她，他不知道她是副什么样子，但是要是其他人早就看了，一个十一岁上下的孩子，衣服又小又紧，是一件灰黄色的难看的棉绒衣裳，戴着顶早已褪色的棕色水手帽，帽子下面是两条红色的

粗粗的麻花辫；她的脸很小，苍白瘦小，并且长满了雀斑，眼睛和嘴巴都很大，某种时候她的眼睛是绿色的，而其他情况下呢，则又是棕色的。

这些都是一个平常的观察者能够看到的。如果并不普通的人呢，就会看见她的下巴明显突出，大眼睛里满是朝气，嘴巴很可爱，充满表现力，前额宽阔饱满，简而言之，我们具有不同凡响观察能力的人 would 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居无定所的女孩身体里是绝超俗的灵魂。但羞涩的马修却是如此害怕她。

不管怎么样，马修承受了这种先开口讲话的严酷折磨，而女孩看见他走过来则站了起来，一只瘦瘦的褐色小手紧紧握着破旧老式的布包袋子，另一只手伸向他。

“我猜您就是绿山墙农庄的马修·卡斯伯特先生吧！”她的嗓音十分的纯净、甜美，“非常高兴见到您，我还怕您不来了呢。我正在想一切可能发生的把您拖住了的事。我刚刚下定决心，您如果不来，我就到拐弯的那棵樱桃树那儿去，爬到树上过夜。我不会害怕的，睡在拥有月光的白樱桃花中也很好玩儿，您觉得呢？可以幻想自己是住在大理石屋子里的，很有趣儿，对吧？我确信，要是您今天晚上不来的话，明天早上一定会来的。”

马修已经笨拙地握住了那只瘦得不能再干枯的小手，他在想下面该做什么。他没办法告诉这个眼睛里闪着朝气蓬勃的小姑娘，这是个错误。他要把她带回家，让玛莉拉来告诉她。无论如何不能把她留在布莱特河的，错了也不能这样。这样以来，在他安全地回到绿山墙农庄之前，一切的问题和解释都可以往后推。

“抱歉，我来晚了。”他羞怯地说，“跟我来。马在院子里。把包给我吧。”

“哦，我来拿吧。”孩子兴高采烈地回答，“不重。我把我在人间的所有东西都带来了，还是不重。得用特别的方法拿着它，否则提手会掉下来的。还是我来拿着吧，我知道秘诀。这个包太旧啦。对了，我真的很高兴您能来，虽然睡在樱桃树上也很好。我们要走很长时间吗？斯宾塞太太说有八英里呢。我很开心，因为我喜欢坐马车。噢，想想要跟您住在一起，做您的家人，这真是太美妙啦。我从来没属于过谁呢，没有过。孤儿院最差劲了。我在那儿呆了四个月了，这就已经够了，我猜您不是孤儿院里的孩子，您不会知道那里是什么情形的，它离你想像的太远了。斯宾塞太太说我这么说很不道德，我可不想这样，不知道什么是缺德时是很容易缺德的，对吧？孤儿院的人很好，但是孤儿院里真的没有什么幻想的余地，只有别的孤儿。想象些有关他们的事挺有意思的——想象那个就坐在你邻旁的女孩是个受勋伯爵的女儿，她被一个无情的护士从父母身边偷走，结果这护士在未及时说出这一切时就死掉了。我晚上就躺在床上想这些事，因为白天我没有时间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瘦的原因，我太瘦了，是吗？这可不是在挑剔我的骨头们，但我就爱想象自己长得漂亮又丰盈，丰满得手肘长着窝窝。”

讲到这儿，马修的小伙伴终于杀住了，一半是因为她已经喘不过气来了，另一半是由于他们已经到了马车边上，她没有再说一个字，直到他们离开了这个小村庄，驱车驶下突兀的山坡。这儿，路的一部分深陷到了软土里，两边缀着开放的樱桃树，修长的白色桦树在他们头顶上方晃动着。

那孩子伸出手摘了一根李树枝，用它拂打着马车，“好看吗？延伸出来的那树，白色的，像花边一样，您觉得如何？”她问。

“哦，不知道。”马修不知如何回答地说。

“什么?新娘子,当然啦——穿着白衣的新娘子,披着迷雾般的面具,我没见过新娘,但是,能想象出来。我自己可没想过要当新娘子,我这么不突显,肯定没人想娶我。除非来个外国传教士,我猜外国传教士不会太挑选的。但我还是希望有一天我能有件白衣服,这是我在俗世间的最高心愿啦。我就是喜欢漂亮衣服,反正我记事以来从没有过美丽的衣服——当然,每个人都想要的,对吗?然后呢,我想象自己穿着华美的衣服。早上离开孤儿院时我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因为我必须穿着这件可怕的旧棉绒衫,所有的孤儿都得穿这个,您知道吗?惠普顿的一个裁缝去年捐助了三百码棉毛绒布给孤儿院,有人说是由于他卖不动这批货了,我倒是心甘情愿相信他是好心好意的,您觉得呢?上火车时,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瞅着我,同情我,然后我就想象自己穿着最漂亮的淡蓝色绸缎衫,想象的时候都是在想一些值得想象的东西嘛——还有顶大帽子,上面插满了花和低垂的羽毛,一只金表,羔皮手套,还有靴子,我马上就开心起来了,这趟旅行真不错。乘船时我没有一丁点地晕船,斯宾塞太太一向都晕,这次也没有。她说她没时间来晕船了,因为她得看着我别掉下船去。她说她没看见那儿有什么合适我的地方,但是我四处乱跑就能让她不晕船,这不是件好事吗?我想看船上所有的一切,我可不确定以后有没有机会了。哎呀,有那么多的樱桃树都开花了!这岛上处处都是花,我已经爱上它了。真高兴我从现在起会住在这里,我以前总听说爱德华王子岛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我也总是假想自己就住在这儿,但我没想到过我真的能呢!梦想实现让人高兴,对吧?这些红色的路真有趣。我们在夏洛特敦上车的时候,就看见红色的路瞬间掠过,我问斯宾塞太太路为什么是红色的呢,她说她不知道,叫我不再问她问题了,她说我都已经问过上千个问题啦。我想是的,可是要是不问,怎么可能知道呢?”